



□ 左丽宁

做文字世界里的一束光

静夜读复旦哲学教授陈果的《好的孤独》,“活成一束光,让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光源”,读到这句话时,我的思绪不禁顿了一下。是的,何为活着?如何去活?让活着本身具有怎样的意义……相信这应该是我们需要思索而且不止一次思考过的话题。

合上书本,望向窗外,天上那轮圆月清冷皎洁,“今人不复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这轮月光曾经照亮过多少思乡人的梦境?又曾抚慰过多少流浪者的心灵?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文字应该是具有强大魔力的载体,它能将世间有形的,无形的全部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让每一个阅读到的人都能在想象的空间中与某份意境相遇、被某份情怀感动。

作为一名写作爱好者,当在月光下执笔桌前,那写下的每一个文字便是对自己最好的定义与总结,在这一行用心所写的文字中,能听到自己最真实的心声所想,更懂得该用手中的笔去抒写怎样的情怀,去诠释一份怎样的人生。是啊,如果说文字是一束光,那么这束光曾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最初,这束光也许仅仅是生命罅隙中透过的一缕微光,在某个清晨偶尔照进我的世界,让我瞬间

感受到生命的明媚与希望。那些与文字相伴的日子,没有喧嚣热闹,唯有静下心来时的寂然与恬淡,那一刻,心寻着那束光的方向,去追寻更光明的所在。

在文字这束光的指引下,渐渐地,我开始用自己的文字去扮演一束光,作为一名兼职通讯员,工作中去挖掘身边工友的先进事迹,去讲述车间内充满正能量的故事,从闪光的事迹中去感悟工作的意义,从一个平凡工友的身上发现不平凡点滴……是“通讯员”这个称号让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书写身边感人的故事。从最初借助书中文字之光,到聆听内心的声音用心去书写每一段文字,渐渐让自己笔下的文字发光,一路走来,这束光一直照在充满正能量的路上,心中始终有那么一个声音: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走运与幸运永远都不及自己的努力与实力说话。

做文字世界里的一束光,也许这束光很渺小,但它的存在,相信总会给读到文字的某个人带去一丝温暖与力量,就像《生命的追问》《平凡的世界》于曾经迷惘无助的自己,做文字世界里的一束光,无论外界如何喧嚣,握在手中的那支笔始终有它坚持的方向;做文字世界里的一

束光,首先照亮的是自己的内心,每个角落都会有真善美的影子,坚强善良是无需标榜的模样。

当我用心写下的某篇文章得以发表,当文字中的某句话引起共鸣,当女儿因为我对文字喜欢而喜欢上文字,她拙浅稚嫩但真诚的文字第一次发表在《当代小学生》杂志上……我知道,这份文字之光已由最初的微弱变得明亮,无论是谁,用心所写下的每一段文字都将是梦想天空中最高耀的所在,用光的力量激励自己一直在追梦的路上,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世界中闪闪发光的那个人,都能用自己的努力书写好属于自己的“人生之书”。

在时间的长河中,史册是用来记载名人的,凡人如你我永远不会有被书写进的机会。那么,我选择用手中的笔去记录心底的每一份感慨,真正去走近平凡中不曾被留意过的灵魂,去聆听那些心底的声音。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无论怎样普通,无论何等卑微,只要活着,每一天都会有故事发生,苦难也好,欣喜也罢,当真正找到一双耳朵去用心倾听,相信一个一个个的故事将永远写不完。太多故事被埋葬,是因为从未给它讲述的机会,纵使是

□ 张海鹰

诗意冬至

2022年12月22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22个节气——冬至。冬至,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

冬至不仅是我国农历中一个重要的节气,还是一个传统节日,俗称“冬节”“亚岁”等。冬至过节,源于汉代,盛于唐宋,相沿至今。唐宋时,以冬至和岁首并重,所谓“冬至大如年”。在古代,冬至这天,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会穿上新衣服,互致祝贺,像过年一样,很是热闹。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此时,身在异地他乡的游子,都不免勾起缕缕乡愁。杜甫的《小至》云:“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管动飞灰。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诗人紧紧围绕冬至时令,通过绣女添线增葭、河柳即将泛绿、山海冲寒欲放,生动地写出了冬天孕育着春天的景象,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情趣。这首诗是杜甫于公元766年到重庆奉节不久时写的,当时杜甫生活比较安定,心情也比较舒畅。他说,虽然身处异乡,但是这里的景物与故乡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所以令儿斟酒,举杯畅饮。

早在两年前的公元764年冬至佳节,本想着“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杜甫却远羁今四川成都。于是,诗人触景伤情,赋诗《至后》咏怀:“冬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诗人说,冬至之后,白天渐长而黑夜渐短,我在成都思念洛阳,本想写诗排遣愁闷,没想到越写越凄凉寂寞,抒发了诗人在朋友严武那里做幕僚有志不得伸、有乡不得归及对故乡、对亲人的深切思念。

到了公元767年的冬至,杜甫

□ 孟令新

面对一场巨大的虚空

(组诗)

冬天的修饰词

用定语来打量一棵树、一座桥以及沉默不语的芦苇荡
它们的静止也是冬日的一部分
用动词捧出一只飞翔的大鸟
拉车的黄牛和一匹奔腾的骏马
它们悲喜交加的身世,说出这冬日对谁都是不能缺失的爱
这样的爱
在一场雪的白里愈发庄重神圣
用形容词说出年轻的轻衰老的
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又何必在意那些
忽然降临的伤悲、即停即走的幸福
我们小,小不过一只蚂蚁的卑微
我们大,大不过一座高山的巍峨
还要怎样来描述这冬天
它是尘世上的一支短笛
我把用旧的落日和炊烟统统赶进河里
然后举目眺望,我就会看见
远方的远和浩渺的星空

冬夜曲

公园里的歌声忽高忽低。这生活中咏叹调,既真实又虚无
无从提起的,是万物各自不同的来路与归宿。而此时
水的光影里倒映着天上的星辰
我莫名地喜欢上这尘世中的一切
冬夜的轻柔 and 空旷
我爱这生活的简单和直截了当的

喜欢。喜欢和爱是对等的
就像此刻,我听得你的呼吸
你看得见我的笑脸
暮色里,有两声鸟鸣
从半空中落到树梢上
寂静在寂静中荡漾开来
502房间里的灯还亮着
我抬起右手,轻轻地敲了敲门

小担心

像是悬挂在法桐上的几片树叶
我多么担心会有一阵风把我吹落
又那么希望,蔚蓝色的天空
会贴着我的耳边说:留下来
在这个冬天,我在自相矛盾中
无数次否定自己,又在自我否定里

我们离家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们不单单是疏远了这角落里的
一对板箱,还有家里那两位两鬓斑白、走路蹒跚的老人。她们把全部都给了孩子们,到最后还不想连累孩子,为自己准备好了的一切。

当我们把被子晾晒好,放回板箱后,偌大的板箱半满不浅,怎么看怎么不得劲。一旁的妻子建议不能让板箱这样空着,说着她去镇上给母亲挑选了几件子像样的衣服,并建议我把公司奖励的那几套四件套也会直接放到里面的“寿衣”。平时大大咧咧的妻子这一刻突然心细如针。妻子的一番话让我如梦初醒。对啊,只有让里面的东西多起来,那才叫“百宝箱”,只有把爱填满,老人心里才不会空虚寂寞。

板箱盖好,两个小锁锁好,我给正在东营的母亲打去电话,此时此刻,我竟然不知道跟父母说些什么。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常回家看看,看看我们的母亲的“百宝箱”是不是也空了,试着用爱填满它。

生出勇气和信心,风吹落我
我就赞美风;大地接纳我
我就要亲吻大地。而更多的时候
我就像是荷活在这人间
此刻正排起长长的队伍
等待着,交出自我未知的命运

寻找冬天里的一只鸟

躲在河畔处,草从里的一只大鸟
叫什么名字?我冲着它喊
喂,你好吗
它胆怯、不安、有些羞涩
朝着我探了探脑袋
然后拍打着翅膀,向远处飞去
我决心找到它,沿着河流

寒冬辞

一想到冬天,就有一棵棵大白菜
从一场大雪里探出头来
一想到大雪,就仿佛听见
无家可归的风在一遍又一遍地
拍打着木门。这些年代已远的
仍带着体温的旧事物,此刻
正从鲁北乡下打马飞驰而来
马蹄声着急,马蹄声缓慢
天冷了,庄户人家好过冬
父亲的话是一根银针
在时间里扎疼了我
火炉旁的母亲什么也没有说

她低着头,她的儿子在千里之外
从院子里飞到树枝上的花喜鹊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村子里的喇叭吹起来,锣鼓敲起来
有时候是红事,有时候是白事
这在乡下,平常亦是无常
新人带着欢颜,故人早已不知所踪
瘦到骨头里的冬天
最容易迷失在黑夜夜里
落下的雪,无法掩饰它的白
吹过的寒风带走它的虚无

□ 高桂英

那时·那人·那车

1

那年,我11岁,去离我村子8里地的镇上读中学。那时家里只有一辆运载全家老小所需物品的“重车”,我年龄尚小个子也小不会骑。父亲赶忙给我买了一辆二手的小轮自行车,并连夜教会我骑。自此,我便与自行车结下了不解之缘。

冬天很冷,天亮得也特别晚,我在昏暗的灯影里穿衣洗漱,然后骑上我心爱的小自行车去唤醒黎明。幽幽的月光下,空气清新新鲜,抬眼能依稀望到远方若隐若现的灯光。为了能早点赶到学校暖一暖已冻得麻木的双手,我身子用力向上一纵,不由得加快了蹬车的速度。

车轮飞速前进,耳畔呼呼生风,飞一般的感觉……冷空气示威似的钻进被头巾包裹严实的鼻孔、嘴巴,甚至头皮。我不得不拼命使劲蹬车,因为只有使劲才能让身子暖起来,才能使我暂时忘记寒冷。嘴巴和鼻孔呼出的气遇冷渐渐结成了白霜,围在嘴巴一周俨然成了白胡子老人。

机器的轰鸣声越来越远,寒冷仿佛把听觉、视觉、触觉等冻僵了,甚至大脑也被冻僵了。骤然,一台抽水机连同一根腰粗的抽水管横亘在马路中间,抽水管离我越来越远,眼看只有两米、一米、半米远了。说时迟那时快,因为车速太快,我下车下不来,蹦又蹦不过去,“砰”——车子随着惯性笔直地竖起来,然后以抽水管为圆心,以自行车身为半径在

空中画了一个完美的弧线,“咣当”“啪嗒”车子被狠狠地甩出老远,我也被远远地抛了出去,一头扎进了抽水机抽水形成的漩涡里。好在水刚没过膝盖,被呛了几口水后挣扎着从水中爬起来,浑身早已湿透。寒冷直逼骨头缝,我冻得上牙打着下牙,筛糠般地浑身哆嗦。因为要赶着上学,顾不上那么多,我赶忙把车子扶起来,试了试车子还能骑,我不得不折返回家换衣服。

等我再次来到学校,同学们还没有到齐,谁又知道我今早有如此惊险的经历呢?

2

那年,我16岁,去离我村子60里地的县城读书。那时我村还没有通往县城的客车,我放周末来回都是骑自行车。临开学,母亲会给我捎上腌的咸萝卜,父亲会给我在“大金鹿”的后座上封上一个月的口粮。据父亲说,那辆“大金鹿”还是当年二姑娘的嫁妆,一直放到奶奶家,然后随着弟弟妹妹们一个个轮番上中学,这辆“大金鹿”也就成了我的“坐骑”。

那时二妹去菏泽求学,这辆“大金鹿”可派上了用场。她放长假的开学时候都是我们两个一起用“大金鹿”带着去县城,然后送她到车站坐长途汽车。

我们一路上说说笑笑,好不惬意。一开始,我骑“大金鹿”带着二妹。走到半路,二妹提议说让我歇歇她再带着我。我知道,坐在后座上一种姿势,并不比骑车轻松,于是我

欣然同意。虽已是初秋,但“秋老虎”仍然要着性子,我们穿着单衣服,再加上“大金鹿”的后座就是几根横交叉棱角分明的铁片组成,刚坐在后座上不大一会儿,屁股被后座硌得生疼,腿也已经压麻了。我索性双脚踩在了固定车轮的横梁上想换个姿势,可谁曾想却一脚踩空,左脚脚后跟顿时被卷进了车轮里。

等我忍着疼痛跳下车子,鲜血已经流了一鞋窟窿,一股血腥味直钻鼻孔,脚下粘粘的。二妹吓坏了,扶我端坐在车后座上,赶紧送我去医院。

至今,还有一条寸余长凸起的“蜈蚣”样子的伤疤横在我的左脚后跟上,看到它就想起我的“大金鹿”。因此,“大金鹿”一直被我珍藏在内心深处,无物能取代。

3

那年,我20岁,毕业被分配到离我村子20里地的邻乡教书。父亲兴奋不已,这么多年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终于有一个跳出“农门”的了。

第二天,父亲一大早就去了县城,我不知道他跑了几家自行车店,给我精挑细选买了一辆白底的自行车,上面零星点缀着几朵粉红、淡紫色的水墨画般的小圆点。

暮色中,父亲带着一路风尘骑车回到家,一见到我就兴奋地说:“这辆自行车真好骑,你快点骑一骑试试!”我迫不及待地接过车子,一抬腿就骑了上去,那美滋滋的感觉

□ 高延新

母亲的“百宝箱”

在老家正房的角落有一对木制的板箱。板箱箱体全桐木打造,每当母亲打开拿东西,总会有一股自然的清香飘出。板箱四角铜包,正面对一对铜锁“把子”,板箱箱体经岁月洗礼,由大红逐渐呈现出暗红色。箱体正面对画有七彩牡丹,蝴蝶蜜蜂翩翩起舞。右上方鎏金四字“国色天香”。有光一照格外亮眼。背面画有一对鸳鸯水中嬉戏,碧波荡漾,幸福相伴。同样位置写有“鸳鸯戏水”四个鎏金字。

板箱是母亲陪嫁的嫁妆。在那个清贫的岁月里,找人打造这么一对板箱也是价格不菲。一般都是从姑娘定好出嫁的日子开始算,家里人就会通知木匠师傅开始赶造,从选材到绘画整个过程都是算着日子来的,既保证板箱的质量又不耽误出嫁那天用。那年代,姑娘出嫁同样是大事,家境虽然清贫,但是同样想法设法打发姑娘一个满意,后来听母亲说,这对板箱是外婆用两袋子豆子换来的。

打我记事起,这对板箱之“谜”就存在着。只要母亲把板箱打开,肯定会给我们姊妹几个带来惊喜。当然,有了这对板箱,母亲也变得“小气”了。父亲外出打工带回的干果也好,家里来客人带来的饼干罐头也罢,通通被母亲锁了进去。农家人大事小情走动频繁,板箱里的东西也随着多了起来。再后来,母亲接纳的千层底布鞋,织的老粗布,甚至一年家里的收入一并放入了板箱,一来二去,这对板箱在我们孩子眼中成了“百宝箱”。虽然东西多样复杂,但是母亲分类有序,关键母亲还有一个好

记性。哪个箱子放有啥,她是门清。从小到大,房子翻盖数次,板箱也随之被搬来搬去,当然磕磕碰碰在所难免。每当搬一次,母亲都会湿布抹了干布擦,打理好几遍。看到有磕磕那叫一个心疼。相比这些小磕小碰,板箱也遭受过几次“劫难”。

清贫的岁月里,人们过惯了“一穷二白”的日子,孩子们都“馋”出了花,想着法地“糟吃”。当然母亲的这对“百宝箱”成了我们孩子们的打击目标。周末,当家里人人都下地干活,我们就“独掌天下”。为了能拿到板箱的钥匙,我们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才能找到钥匙。头几次,我们偷偷从里面拿点吃的,被母亲发现后,母亲也没说啥,只是把钥匙挪了位置。我们不甘心,后来找不到钥匙,直接拿来螺丝刀起子把锁撬开,吃了放在里面的果子,喝了一瓶葡萄酒。刚开始喝那葡萄酒酸甜可口,谁知那葡萄酒后劲真大,我们几个孩子都晕在了床上。等母亲回到家,看到被我们撬坏的板箱,扔在地的酒瓶子,再看我们几个睡在床上的孩子不住地摇头。当然,等我们醒过酒,母亲的一顿责怪是不可避免的。谁让我们撬坏了母亲的“百宝箱”,“心疼归心疼,这也怨不得母亲”。父亲一边维修一边说。

还记得有一次,也是刚搬家不久,放在角落里的两个箱子边缘竟然被老鼠咬坏了。这次母亲更心疼了,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了那只老鼠身上。窗户门都关严,从邻居家借来一只猫,等了一天也没见猫逮着老

鼠。后来,母亲又买来老鼠药,借来那种半月形的老鼠夹子,还是一无所获。眼看着老鼠祸害却无能为力,最后母亲决定来一次彻底大扫除。挖地三尺,也要把这“小畜生”给扫出去。大人忙,小孩子们跟着捣乱。别说,这一次大扫除还真有收获,虽然有点繁琐,也算找到了老鼠的老巢。气急败坏的老鼠们拿来暖瓶,向老鼠洞倒热水,最终还是把那只大老鼠给逼了出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舞敲弄棒,老人孩子齐上阵,那场面想想都震撼。老鼠最终“伏法”,“老巢”也被端。母亲又让父亲给这对板箱做了一对底座。这样相比板箱落在地上更加放心些。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走进了校园。两星期回一趟家,都是上学临走母亲才会打开板箱,给我们拿新鞋、新床单,还有几十元的生活费用。“百宝箱”里也开始变得单一了。我凑过去扒拉扒拉,除了成卷的老粗布、几十双布鞋,没再看见有什么别的东西。母亲说我们大了,板箱里不再藏布,扔在地的酒瓶子,替出空来给我们多纳几双鞋,多织几床被单等我们成家会用到。往后的多少年,母亲一有空闲就纳鞋底、织布,两个板箱被塞得满满的。上学那会我不羡慕那些穿名牌运动鞋的孩子。母亲给我放上两双布鞋,让我替换着穿,感觉很舒服。床单也是母亲亲手织的老粗布,格外舒服。几位同学说我“老土”,我不这样认为,我感觉这是母亲藏在板箱里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东西。

休班回家,远在东营的母亲打来电话,说让给她打开板箱,晾晒一